

海南先贤诗文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丘濬集

第十册

(明) 丘濬著

海南出版社



海南先贤诗文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主 编 洪寿祥
执行主编 周伟民

丘濬集

第十册

(明) 丘 濬 著

周伟民 王瑞明
崔曙庭 唐玲玲 点校



海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丘濬集/(明)丘濬著;周伟民等点校.-海口:海南出版社,
2006.3

(海南先贤诗文丛刊/洪寿祥,周伟民主编)

ISBN 7-5443-0788-3

I. 丘... II. ①丘... ②周... III. ①古典诗歌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明代②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代
IV. I214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0091 号

丘濬集

周伟民 王瑞明 点校
崔曙庭 唐玲玲

责任编辑:袁大川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67.25

字数:2826 千

ISBN 7-5443-0788-3/I·64

定价:480.00 元

伍伦全备忠孝记 卷三

第十六出 欲进谏章

(生)御笔新除作谏官,职当言路古来难。平生所学将何用,留取清名百世看。下官叨登甲第,仰荷圣恩擢居谏议大夫之职,思量这职事唤作谏议大夫,谏者,谏诤也;议者,议论也。若闭口不言,尸位素餐,乃是个缄默大夫,岂不上负吾君,下负所学,思量起来,如今国家事势,可为痛哭,可为太息者,比汉文帝时更加十倍,使贾谊当此时,不知上了多少章疏也。他说汉文帝时,如人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,自谓安稳,不知火将烧着他了。今日事势,非但卧在薪上,盖已落在火焰中了,如何是好呀,彼是丈夫也,他做得我岂做不得?古人言,平居无犯颜敢谏之士,临难必无仗义死节之臣。食人之禄,不虑人之危,天地鬼神也不相容。左右,那里取过纸笔来,我写一道谏章,明日早朝进去上。

(末)随朝才出天门外,侍吏还来书馆中。

(生)永安,你取纸笔来。

(末)纸笔在此。

(生)(正官端正好)读的是圣贤书,禀的是乾坤气。人灵处在这心儿,若能不把虚灵昧方显人为贵。

(滚绣球)莫将他自欺,休将物自蔽。把这些儿牢收净洗。惶惶着紧唤频提,这上头便是。天下头便是地,俯仰间直须无愧,寸步儿非礼休为,常怀着那仲尼三畏。不要忘了那杨震四知,须要与古人期。

(叨叨令)蒙君恩,既受了朝廷职,食君禄,先干了官家事。为公朝须撇下私家计,读圣书要成了儒家志,进不得也么歌,退不得也么歌,为人臣须尽了人臣义。

(脱布衫)我常念《伐檀》诗不素餐兮,中心藏何日忘之,一心儿怕人清议,一心儿怕天降罪。

(小梁州)我这点丹心不敢亏,上有天知。

(永安)凭渠寄语慰亲慈,忠君理,是把孝来推。

(生)臣忠子孝原无二,视殿廷如在庭闱,舍命为,当天誓,要与圣明除弊,怎顾此身危。永安你浓浓研香墨,待我写一封章疏,明日早朝去进。

(末)官人不知所言何事?

(生)你不必问,说出你也晓不得。

(末)人同此心,同此理,人有贵贱,心无贵贱,试说我

听，小人庆历年间，也曾伏事老爹爹做朝官，他每佐的文字，他也说与小人听，以此小人也略晓得一二分。

（生）当今国家事务，都被那小人弄坏了，我官当言路，以谏诤为职，若要不言，又怕士大夫清议，上天降殃。言得起来，又怕触犯那权贵，有不测之祸。怎生是好，怎生是好。

（末）满朝官员不是官人，都不做声，你管他怎的。

（生）方今宋朝，大臣固位而不肯言，小人畏罪而不敢言，别的官不言尚有可说，我是谏议大夫，如何不言？苟徒自便，如公议何！如天道何！

（末）老夫人在堂，年纪老了，不无惊恐他，若是朝廷容纳直言，万一有不测之祸，置老夫人如何的。

（生）古人云，事君不忠非孝也。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，若是贪位不言，则是不忠，岂得为孝？不幸而受敢言之罪，这便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岂不是大孝？

（末）大厦非一木所支，积弊非一日能去，君心非一言可感，官人宜仔细思量。

（生）我筹之熟矣，你莫多言，取纸笔过来。

（末）小人不识，官人一一读与我听。

（生）你晓得甚的，抬过香案来，我演习明日早朝时分进奏，免致错了。

（净）小人问相公，二更半夜烧香做甚的？

(生)我要演习谏章,说天下事。

(净笑云)天下事不是你家事,天下人都不说,你说他做甚的,小人在衙门中二十年,见了多多少少。

(末)你见甚的?

(净)小人见那不做声的个个都升去做大官,那出头多嘴的非军即徒。相公,小人劝你得休时且休。

(生)燕雀岂知鸿鹄志,你快走。

(净)不干我事,只怕你讨得个好名来没了命。香案在此,请相公演习。

(生跪介)谏议大夫臣伍伦全为陈言事,诚惶诚恐,稽首顿首,百拜上言。

(耍孩儿)微臣忝受言官,职当言路,鞠躬尽瘁,谨将肝胆向天披。犯威颜,甘受诛夷。生来所学期无负,事到当言敢自欺。主圣臣须直,一言如达,万死何辞。

(十煞)为王家言国事,批龙鳞,蹈虎尾,也知奇祸随言至,有天下不共奸谀戴,无地堪将计策施,碎首丹墀底,臣心无悔,臣职当为。

(九煞)那幸臣媚如狐少两脚,那权臣威如虎多两翼。欺君误国滔天罪,南山竹罄书难尽,东海波干臭尚遗。臣素与无仇气,臣是平生嫉恶一念无私。

(八煞)要君的长脚奴,致寇的蓝面鬼,蠹国害民的腹剑子,从来戇直人多厌。毕竟奸邪帝不知,这岂是人之

类，恨不口餐其肉，身寝其皮。

（七煞）那猫儿口似蜜，那权郎貌似痴，恃权沾宠专蒙蔽，他指将野鹿呼为马，他袖取摩姑唤作芝，费尽他机和智。只是要贪名固位，假虎张威。

（六煞）蓄不捕三脚猫，养无声五眼鸡。鸟惊曲木长垂翅，蹲池老凤暗无气。立仗骄驄噤不嘶，上下相朋比，将焉用彼，更仗乎谁。

（五煞）阴霾黄满天，阳骄赤遍地，四郊多垒狼烟炽，奇祥异端朝朝进，骏马轻车缓缓驰，谁更作来朝计。真个是楚咻齐语，管甚的越瘦秦肥。

（四煞）一员缺，十员需。一夫耕，百口食。朝更暮改多条例。青袍抗节绯袍变，黄纸蠲租白纸催。驿舍无停骑，致使百姓们呵，暖天偏冻，丰岁还饥。

（三煞）他那量天尺是个不钉秤，他那大言牌，是个设字碑。望空乳犬闻风吹，重将南去辘驰北，虹出东边手措西，都说得无巴鼻。个个是隔靴搔痒，反症行医。

（二煞）臣非是好名，臣非是爱利，一心为国无他技，生时愿借诛奸剑，死后期留进谏尸，尽我人臣义，生分如借，死分如归。

（一煞）愿君王察口言，愿君王怜鄙志，所言为国非私意，当臣沥胆膳陈言日，是彼揎拳切齿时。言出身应死。若得言行，身死也无亏，尾声心心为国谋，言言切时弊。

奏本儿封缄进内里，俯伏在阁门前，屏营候敕旨。俯伏臣伍伦全，下情无任不胜激切屏营之至，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谨具以闻，建中靖国三年七月十五日。永安，你听得我读得好？

（末）官人读得甚好，只是里面许多故事我不晓得，那长脚奴果是谁？

（生）是秦桧。

（末）那蓝面鬼是谁？

（生）是卢杞。

（末）那猫儿是谁？

（生）是李林甫。

（末）那权郎是谁？

（生）是王安石。

（末）我听相公说，我毛发都竖起了，真连累我，若是人来拿我，你可说与那官校只锁我颈项，莫锁着我鼻子，留我鼻孔闻香气。若是拿去杀，可说与刽子，只砍了头，千万留着口吃饭。

（生）这厮胡说，天祚宋朝，必无此事，你放心休忧虑。

草草灯前写谏章，当朝明日要宣扬。

君看贾谊并刘向，青史千年姓字香。

第十七出 问民疾苦

(小生)滚滚诸公着锦袍,不知民疾半分毫。频斟美酒群黎血,细切肥羊百姓膏。烛泪落时民泪落,叹声高处怨声高。为官若不知民苦,虚受朝廷爵禄叨。下官奉九重恩命,来守这东阳郡,官居五品,为五马诸侯,我这事亦不小,昔一介书生,脱了秀才头巾,便居一郡吏民之上,为一方之师帅,万民之父母,若不知民疾苦,革民奸弊,便居尸位素餐,纵百姓不奈我何,其如天道何,其如国家何。左右看外头有百姓来告状,唤他进来,不许阻挡拦截他。

(末)领钧旨。

(叫介)东阳一向有天无日,今朝天开了,百姓人来告状。

(丑)告状。

(原缺后半页,约160~300字)

(小)你状在哪里?

(丑)只是口告哥哥争家财,欺我年少,分田不均。

(小)如何不平?

(丑)他把一亩田锯作十片,他要九片,只与我一片。

(小)这厮说谎,田如何锯得?打!

(丑)莫说田锯不得,父亲有一口古井,半夜时他和嫂嫂两个抬去藏了,有此不公。

(小)这厮胡说,左右提他哥来!

(末)他哥来了。(净跪介)

(小)你怎骗你兄弟田?

(净)我不曾骗他田,只是三十日晚,只听得人马声闹炒炒的,明日起来看,不知何处强盗把我兄弟一分田偷去不见了,他去寻,反来赖我骗他的。

(小)胡说人怎偷得田去,打!

(末)(打介)

(净)不要打,是我不合多占我兄弟田。

(小)你听我说,易得者田地,难得者兄弟,便使你得了田地,失了你那兄弟,你心下何如?你佐哥的多收禾米,与你妻儿老小吃得温饱快活,却着你那兄弟受冻饿,你看得过看不过?你父母在地下知道你如此,岂容得你!我且问你有几个儿子?

(净)两个。

(小)你争这田,你死后与谁?

(净)与我儿子。

(小)你与兄弟是一父一母生?

(净)是。

(小)你那儿子是你与妻生的不是?

(净)是我与妻生的。

(小)自你身上看,你两个便是兄弟。自你父母身上看,你两个都是儿子。你承兄弟田与你的儿子,你不思量你儿子两个便是兄弟,看起来你不是争兄弟的田,你做样子与你儿子每相争。古人说,兄弟是手足。手与足都是一个人身上的形体,兄弟相争,打手是把左右手相打,踢脚是把左右脚相踢,自家伤自家。

(净丑)(作哭介)老爹说得是,我情愿不争田了罢。

(丑)哥哥肯认不是,小弟情愿不要,田都与哥哥也罢。

(小)我说你听。

(沽美酒)难得是兄弟,易得是田地。世上人生无百岁,全不念手足本同一体,一家骨肉,争甚便宜,恰便似自家肉割在口里吃,自家拳还把身上击,自家脚还将自身上踢。你那为哥的,纵然多得些儿,未必便发迹,只留得小恶名传在世。

(净)我兄弟感相公教化,从今已后永和气了。

(丑)莫因闲气伤和气。

(净)须把人心体自心。

(小)天理在人心,本未被灭,只为私欲遮蔽了,你看这两兄弟闻我一言,即便感化,只为佐官的治他不得道理。

(末)使郡县□得相公治理,兄弟无有不相友爱了。

(小)左右,有告状的,叫他进来。

(末)(叫介)

(丑)告状。

(小)问那妇人告甚的?

(丑)告老公。

(小)夫为妻纲,那有妻子告丈夫的理,赶出。

(丑)相公可怜见,我丈夫以大为小,以小为大,一律理有妻妾失序一条,将状上来。

(丑)我状在舌上,我的丈夫二十岁娶我过门,今年四年了,生了七个儿。

(小)胡说,四年怎的生得七个儿?

(末)你敢是狗母。

(丑)不是,初来一年五个月生了一个,后三年每年双生两个,以此凑成七个了。

(小)胡说,生了子如何又告?

(丑)他又取一个小老婆,便把我赶逐出来,不要我。

(小)拘他丈夫来。

(末)领钧旨,他丈夫到了。

(小)这妇人是你什么人?

(净)我不识他。

(小)打!



(净)我认得他是我赶出去的老婆。

(小)有甚缘故赶出他？

(净)他事多说不尽了。

(小)我且问你，古有七出，他淫么？

(净)谁要他。

(小)他妒么？

(净)略略有些。

(小)他多言么？

(净)他秃舌儿。

(小)他不顺你父母么？

(净)我无父母。

(小)他无子么？

(净)他五男二女，七子成行，三个吃酒，四个赌钱。

(小)他有恶疾么？

(净)没有，只是生些疥癩了！

(小)他七出中皆无，没有可出之理，如何赶他出来？

(净)他生得丑。

(丑)我不丑，我每日八更起来，搽上四两粉，三个胭脂庞儿，不青不白，似东瓜一般，如何是我丑？

(净)丑得十分古怪。

(小)这厮无天理，打！

(末)(打介)



(小)必有缘故,说来!

(净)别无缘故,只是他没用。

(丑)相公,大裁小剪,锅头灶脑,接人待客,那一件不会?

(净)相公,他好一张嘴,他□一条布衫带也不会安。

(丑)相公,我绣扣剪裁件件都会,他都不拿来,偏生把这难的磨我。

(末)这个没用的妇。

(小)纵然他没用,只当教他,岂可赶逐他?

(净)没用也罢,他也好嘴。

(小)拿他那妾来问。

(净)不要拿妾,小人情愿替他。

(小)你是你,他是他,你如何替得他?

(净)他是我的心肝,打着我他也疼,只打我罢。

(小)打这厮,他还护那妾,左右,取他那鞋,戴在他头上;取他那帽子,穿在他脚上。这等穿戴好看么?

(净)不中,颠倒了!

(小)你也知道,古人说,妻者,齐也;妾者,接也。履虽新,不可加之首;冠虽旧,不可加之足也。似人家妻妾一般,妻虽丑陋,不可降下为妾;妾虽可意,不可升起为妻。大还是大,小还是小,这等两平,便不争了。

(净)相公说得有理,我心晓得了。从今后,妻还他

妻，妾还他妾，再不敢了。

(小)叫那妇人过来，看起来你也有不是处，好歹你那眼睛里着不得沙。

(丑)相公，我的床人睡着，我的凳人坐着，我的老公人搂着，这气实是难消。

(小)自来有妻有妾，不可以用大做小，若是妇人嫉妬，实亦难当，再休妬了。

(前腔)男和女为匹配，妻与夫本相齐，岂可怜爱新人弃旧妻。妻自有妻的道理，妾为人下，讨甚便宜。岂不闻妾虽美，不敢当夕，绿为衣难将黄作里。冠虽旧，难穿在脚底。你把大的还大的，小的还小的。若是再争时，是他之罪。

(净丑)小人再不敢了，蒙相公教道，从今后俺夫妻和顺，大的是大，小的是小，再不相争了，心中热热一盆火，不被尊官冷水浇。

(小)我看世上无不可化之人，只是佐官的自家昧了天理，己身不正，安能正得他人。你看这两夫妇闻我言语，即便感化。

(末)相公以德化人，人无不服，比那专用棍杖的争远。

(小)这东阳郡一个个去处，如何告状的这等多？

(末)都是那弄笔头的不是，有一样人专将词状，无中

生有，构曲作直，人家本不告状，他百般教唆诱人，既替原告写状文，替被告供词增减，情词起灭，词讼都是他，只为他要肥己，不管别人破了家资。

(小)瓦瓶不离井上，破吃这等衣饭的，那个得长久，你看那等人子孙，那个得昌盛。

(末)相公宜差缉事吏，都拿得来惩治他。

(小)人有冤枉，多有不能自备词的，若是为人伸冤枉的，律亦不禁，若是一概拿来，恐后人有冤枉的不得伸了，等他自犯来，虽侥幸瞒得人，天也不饶他，你听门外甚么人闹炒？

(末)是和尚与道士争风，拿在这里。

(丑)小僧被这骚道士无理擅入方丈中，奸小僧的老小被拿住，反打小僧。

(小)原来你和尚也有老婆？

(丑)原不曾有，只因前夜在人家赌钱，赢得个小婆娘来，就剃头出家做尼姑。

(小)缘来这厮也会赌钱。

(丑)自来不晓得赌钱，只因与人每吃酒，醉后被人哄了，学赌些钱。

(小)原来这厮也会吃酒。

(丑)自来不会吃酒，只因在屠家吃牛肉，被老婆央不过，学吃几钟。